

三十年前，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的日光燈下，一個藝術系學生正埋首於泛黃的文獻，指尖掠過《清供圖》的筆觸，試圖從墨色間尋找「真」與「贗」的界限。彼時的鄧民亮不會想到，這場「考題」竟悄然為他鋪就一條通往博物館的長路——一條從見習生到副館長、從探索者到守護者的歸鄉之路。三十載光陰輾轉，歷經香港藝博的草創、穩定與黃金時代，策展過印象派的繽紛、吳冠中的灑脫、齊白石的筆力，更以《清明上河圖》的護寶人身份寫下職業生涯的華章。2024年11月，鄧民亮以副館長的身份重回中大文物館，日前，他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專訪時回顧了自己的職業生涯。這段「回家」的故事，是初心與使命的交匯，也是一部香港文博人的微型史詩。

●文：香港文匯報記者 小凡

上世紀八十年代末，鄧民亮考入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時，對未來還未有清晰規劃，想着畢業後大概率去做設計工作。鄧民亮當時的老師高美慶教授，在授課期間帶領一眾藝術系學生到文物館參觀，並為他們布置了一項特殊的作業：判斷文物館館藏的「揚州八怪」之一李鱓《清供圖》是否為真品。鄧民亮回憶起這段經歷，仍歷歷在目：「那個年代，博物館是很新奇的地方，我沒想過所在的大學就會有一家博物館，更沒想過以後會在博物館工作。」

連續兩個暑假，鄧民亮都到中大文物館做學生助手，原本對中國藝術了解不多的他，決定「笨鳥先飛」，預習中國藝術史的選修。在科技還不發達的年代，文物館的館藏和文獻為他提供了巨大幫助。後來鄧民亮留校讀碩士，常到館幫忙，積累了不少經驗，令他一畢業便得以進入香港藝術館工作，此後30年皆投身於博物館事業。

親歷香港藝博發展期

鄧民亮回首在香港博物館業走過的路，冥冥中似是每一步自有安排。鄧民亮最初進入香港藝術館時，被分配到現代藝術部門。從1994年起的六年時間裏，他每年都有機會參與策劃一些大型的外國展覽，涵蓋了印象派、現代派等多種藝術流派，這讓他彷彿重溫了一遍西方現代藝術的歷史。這些年間，鄧民亮也致力於推廣香港藝術，因此結識了許多年輕的藝術家，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後，香港當代藝術界許多重要人物都是與他們一同成長起來的，這讓鄧民亮感到非常有趣。

之後，鄧民亮轉入了他最喜愛的中國書畫組，在接下來的幾年裏，他有機會舉辦齊白石、李可染、王雪濤、林風眠等多位國畫大師的展覽。其中，與吳冠中合作舉辦的展覽讓他印象深刻，吳冠中被深深感動，後來還將最好的作品贈送給了香港。此外，藝術館還與徐悲鴻的私人收藏家合作，他們亦將部分藏品捐贈。

「2007年是香港回歸十周年，我們將故宮的《清明上河圖》帶到了香港。」這是鄧民亮從業以來印象最深刻的一件文物。他表示，能夠親手展開這幅夢寐以求的畫卷，並近距離地欣賞它，是一次非常難得的經歷。他們為這次展覽做了大量的準備工作，包括詳細的文物狀態報告，以及高度的安保措施。從故宮出發，為《清明上河圖》包了一輛專機，最終成功來到香港與市民和遊客見面。鄧民亮形容：「除了從航天站運輸火箭，再沒有這麼高規格的安排了。」

2015年，香港藝術館迎來了4年的閉館擴建工程。鄧民亮不僅要在展覽和活動策劃上投入精力，還要與建築團隊密切合作，確保博物館的建築滿足各種特殊要求。這段經歷讓他獲得了在博物館工作方面的寶貴經驗，更涉足了建築領域。隨着建築物的翻新，他們重新規劃了展覽和收藏的方向。

在2019年香港藝術館重新開幕後，鄧民亮於2020年調任到沙田的香港文化博物館。兩個博物館的觀眾群體和展覽方向完全不同，所以他需要重新學習並適應新的工作環境。但他表示，這對他說來是一種新的挑戰和機遇，在這裏更能做一些從前沒接觸過的展覽。如去年的《俠之大者——金庸百年誕辰

從見習生到副館長

鄧民亮重返中大「回歸」文物館

1960-1980 草創期

香港文博產業從零開始建設，在摸索中成長。

1980-2000 穩定期

隨着上世紀八十年代內地改革開放，同時香港迎來了經濟騰飛。香港文博機構抓住機會，向國外學習經驗、培養專才，發展出自己的優勢。

2000至今 黃金期

香港文博遍地開花，西九文化區亦帶來M+博物館、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兩大國際級展館，為市民及遊客提供優質的文博體驗。（鄧民亮口述、小凡整理）

香港文博三時期

紀念·任哲雕塑展」，讓讀書時曾為中大出版的英文版《雪山飛狐》繪製封面的鄧民亮，有機會以館長身份舉辦金庸主題展。

在學術和親民間求平衡

「要做更好的節目往往需要更多的資金，而資金來源是一個嚴重的問題，這受到整體地區經濟狀況以及政府財務狀況的影響。社會上雖然普遍接受博物館，但也存在觀眾只是到博物館『打卡』而非真正欣賞展覽的現象。」對於近年來火熱的「打卡」現象，鄧民亮認為，如今的博物館倘若一味迎合觀眾「打卡」需求，不免浮於表面，捨本逐末。

當被問及策劃展覽最看重什麼時，他表示，最重要的是保持展覽的學術水平和知識含金量，同時也要確保這些內容能夠與群眾溝通，因為博物館作為社會團體，有責任貢獻社會。他認為，博物館保存的知識和物件是為了傳承，因此不能放棄原本要做的事情。

鄧民亮還強調，展覽中的平衡很重要。雖然展覽可能包含很多古典和有趣的知識，但如果做得



●鄧民亮於2024年11月受任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副館長。 香港文匯報記者小凡 攝

過於複雜或沒有讓觀眾切入的點，就不會有觀眾來看。現在的觀眾通過手機就可以看到很多內容，所以他們需要有一個明確的理由來到博物館。為應對此問題，鄧民亮表示，博物館花了很大工夫做教育，希望讓學校的學生、教學團體和社會團體來看展覽時，不僅是為了「打卡」，而是對中國文物產生興趣，能夠多理解、知道裏邊的故事。

鄧民亮對當年輕人投身文博領域樂見其成，他觀察到許多新血注入博物館、美術館及畫廊等機構，卻也諄諄提醒：若決定投身此業，須對行業有深刻理解與心理準備，切勿僅羨慕表面的風光。他強調，真正的熱忱源自對文物與藝術品的珍視，核心使命不僅止於辦展，更在於保護、研究這些承載歷史的載體。

「人生要有一些改變了」

前年年底，中大文物館副館長位置空缺。恰巧當時文物館正在進行擴建工程的收尾，需要配合新館的開幕和新展覽的舉辦。鄧民亮認為，他們可能需要一些有這方面經驗的人，因為在香港參與過開館工作的人並不多。另外，中大文物館的收藏主要以中國文物和藝術為主，這也與鄧民亮過去的經驗和學術背景相契合。「差不多這個時候，我想也是在自己的人生裏邊，要不要也有一些改變了。畢竟我在政府工作了28年，我能做的差不多所有崗位都經歷過了，留在政府，當然非常可以，但是反過來，要做一些比較不同的事情的話，也不是在政府裏邊。」

3月22日於新翼舉行的「浮世清音——晚明江南藝術與文化」展覽，聯合了上海博物館、香港文化博物館等機構共同展出，是中大文物館歷來最大的一次展覽。由於展覽籌備的時間跨度大，出現了有趣的一幕：鄧民亮當初在香港文化館簽署這次展覽文物借出文件，如今又到中大簽署文物接受文件，可謂是「親力親為」。

鄧民亮還提到，文物館新館開幕後，展覽將會持續不斷，他目前手上的展覽已經安排到了2027年。這幾個月來他都非常充實。

在談及中大文物館的特點時，鄧民亮表示，該館的藏品主要是從零開始建立的。作為一個大學博物館，他們並沒有足夠的資源去購買那些有名的作品。但幸運的是，他們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，尤其是北山堂基金會，因此獲得了一系列繪畫、書法、瓷器等中國文物。

其中，有一件現正展出的鎮館之寶——青花萬壽字大尊，其時世上共見三隻同類的萬壽尊，北京故宮博物院和南京博物院各有一隻，此為第三隻。

在談及香港文博與內地機構合作時，鄧民亮表示，意義非常重大。因為內地的文物華麗且豐富，他們也希望找一個窗口。中大文物館在研究資源、出版圖錄以及辦展方面都有着很好的條件，可以讓內地的文物在一個很好的單位進行對外展覽。他們作為一個橋樑，也很受內地博物館的歡迎。未來，他們還會繼續與內地的博物館進行合作，每年至少會有一個展覽與不同單位合作。



●中大文物館的「青花萬壽字大尊」。



●香港回歸10周年，北宋著名畫作《清明上河圖卷》來港展出。 資料圖片



●2024年5月，時任香港文化博物館館長（藝術）的鄧民亮與《俠之大者——金庸百年誕辰紀念·任哲雕塑展》。



●香港文化博物館「俠之大者——金庸百年誕辰紀念·任哲雕塑展」。 資料圖片



●香港藝術館吳冠中誕辰百年展上的吳冠中作品《維港寫生》。 資料圖片

葉若曦「類鳥變奏曲」：透過大型裝置作品反思環境

▼展覽運用機械驅鳥器發出的仿真鳥鳴，營造出一個既熟悉又令人不安的空間體驗。



►葉若曦的「類鳥變奏曲」透過大型裝置作品反思人類、動物與城市的複雜關係。

香港文匯報訊（記者 胡茜）香港藝術中心第三屆《HKAC CREATORS FOR TOMORROW》於去年招募藝術家單位申請資助，以支持及鼓勵藝術家實踐其展覽或專題研究項目。經過專業評審團的嚴謹評選，四個藝術單位脫穎而出。獲資助單位包括葉若曦、王嘉淳、在山工作室、黎倩華與其策展人小東及梁翠萍。

從2020年至今，該計劃已成為香港藝術中心深受歡迎的資助計劃。除了提供場地支援給予藝術創作者展示其作品，計劃亦提供高達港幣六萬元的資金支持，幫助獲選者實現其藝術創作和研究提案，今屆錄得逾百份申請，喜見香港藝術家非常活躍於創新思維及持續創作。獲選藝術家來自不同的創作領域，他們的創新和具影響力的作品展現了卓越的藝術才能和未來潛力。

首批展示成果的藝術單位包括王嘉淳的「EnListening跨媒介研究分享展演」及葉若曦的「類鳥變奏曲」個展。王嘉淳的研究計劃旨在探索人工智能(AI)與藝術創作的關係。是次展演將透過聲音藝術(Sound Art)、電腦程式(Computer Software)和即興形體舞蹈(Improvisational Movement)的跨領域合作，突破傳統人機界限。作品邀請舞蹈舞者湯馬士(以太舞蹈劇場)與特製電腦程式進行即興展演，透過機器學習和算法作曲等元素，呈現一場持續演化的對話。這項實驗性表演強調人機協作而非控制，探索多元世界觀的交疊可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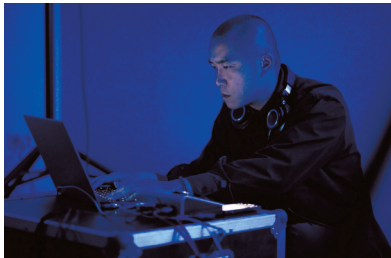
葉若曦的「類鳥變奏曲」則透過大型裝置作品反思人類、動物與城市的複雜關係。放大了的低沉機械噪音和震動的共鳴聲，讓人強烈感受到城市環境的緊迫密集。大型的防鳥網把空間分割開來，分隔參觀者和作品。參觀者被迫進入動物的處境，要為眼前巨大的阻隔物作出本能反應。

遠看貌似茂盛綠草的，原來只是幻象——那是人造的綠色防鳥刺，是用作防禦的構築物。機械驅鳥器發出仿真的雀鳥叫聲，在整個空間迴盪；螢幕上的錄像記錄了藝術家本人模仿鳥兒叫聲的古怪演出。空間內一隻鳥兒也看不到，但人工編造的鳥鳴卻縈繞不散，「大自然」猶如魅影

般臨在。

「類鳥變奏曲」促使我們重新思考人在生態系統中的位置，直接面對我們在密集的城市界限內架設種種阻隔所帶來的後果。大自然和人的分界在哪裏？大自然的意象其實因人而異，對很多人來說，大自然就是從未受到人為影響的地方，與我們並無聯繫——我們對大自然投射自己的想像，同時又認為那是人類可加以控制的荒野淨土。

展覽巧妙運用防鳥網、人造防鳥刺等城市防禦物料，配合機械驅鳥器發出的仿真鳥鳴，營造出一個既熟悉又令人不安的空間體驗。展品透過感官和空間的錯置，引導觀眾思考人類在生態系統中的定位，以及城市發展對自然環境的影響。藝術家通過模仿鳥類叫聲的錄像演出，進一步挑戰人造與自然的界限，探討人類對大自然的想像與控制慾望。



●王嘉淳的研究計劃旨在探索人工智能(AI)與藝術創作的關係。